

# “袁派”艺术青春永在

——忆袁世海老师

张关正

**摘要:**袁世海与袁盛戎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京剧花脸艺术家中最杰出的代表,“袁派”与“袁派”是当代最具影响的两个最主要的花脸艺术流派。“袁派”的形成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为戏曲界同仁及观众所公认。“袁派”艺术不仅大大发展了京剧架子花脸的表演艺术,而且他对整个表演艺术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袁派”艺术,青春永在。

**关键词:** 袁世海 “袁派”艺术 架子花脸 郝寿臣 袁盛戎 《九江口》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第三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又开始了新的一段集中学习。早就和袁老师约好在这一阶段给这些研究生们讲讲他的“艺术人生”、讲讲他的《九江口》、《青梅煮酒论英雄》、《李逵探母》的创作经验。还说好给这个班的两个花脸学生舒桐、徐超说《群英会》、《九江口》、《李逵探母》,并由我来担任助教。我一直在等着老师来上课,但是回过神来我突然觉得空空荡荡,霎时间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一种美好的期待与梦幻之中。一代宗师,我们崇敬的袁世海老师竟然毫无前兆地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使我们这些崇拜者、后学者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我看着老师在他举办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送我的由他亲笔题写“官(关)正我徒留念”的纪念画册上老师带着红领巾的照片,往事历历,浮现眼前。我总觉得老师没有走,老师时时在关心着我们研究生班,正在准备为我们来上课。

我是学花脸的。虽然我没有向袁世海老师行过拜师礼,但袁老师的艺术道路、艺术思想,袁老师对京剧花脸艺术的理念,却对我的艺术道路,特别是后



张关正与袁世海老师(左)合影

半生的艺术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与老师近二十年的接触中,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老人家视艺术为生命,一辈子都做到了“与时俱进”。

我并不是袁老师的入室弟子,但是我非常幸运曾有过几次极为宝贵的、亲聆老师教诲的机会,使我铭刻在心,永志难忘。

第一次是在“文革”中,袁老师来当时的“中央五

几年前有一部贺岁电影《西洋镜》,虽然这部片子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介绍谭鑫培的,但的确使许多对京剧不熟悉的观众都记住了当初京剧界有位了不得的“谭老板”,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如今,又有了《粉墨王侯·谭鑫培》,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通过看谭老板的传奇人生,而对京剧

艺术及京剧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近闻,这部《粉墨王侯·谭鑫培》还将被改编成连续剧和评书,笔者由衷地感到高兴,并盼望崔伟道兄能够再接再厉,为传播戏曲文化再做贡献。

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早日问世!

七艺术大学”教《红灯记》，我那时还是个青年教师，当着京剧系的全体师生，袁老师耐心细致地教我演“赴宴斗鸠山”中鸠山的表演，从人物的外部动作到细微的内心活动，袁老师边示范、边分析、边为我纠正错误。

第二次是在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搞“春节联欢晚会”时，袁老师演出了传统京剧《坐寨盗马》，我以学生的名义跟随左右，从排练到现场录制。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老师表演、看老师勾脸、听老师讲解。

第三次是84年10月2日的下午，我在袁老师家呆了整整一下午，向袁老师学了《失·空·斩》的马谡。老师一句词一句词地为我讲解，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为我示范。那天罗长德师兄也在左右，光60分钟的录音带，我就录了整整两盘。因我晚上有演出，师母还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第四次是90年中央电视台为袁老师录制了电视艺术片《九江口》。从整理剧本，老师给担任助演的演员分析剧本、讲解表演，一直到长达七天的录制我以电视付导演的身分，跟随老师左右，使我获得一次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最后也是最长的一段接触，就是1996年创办第一届、第二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以来这六七年。在此期间，袁老师亲自来校为杨赤教《李逵探母》、《连环套》等戏，亲自为青研班学生排全部《群借华》，亲自为两届学生作生动的专题艺术讲座。这些宝贵的接触，次数虽然不多，但是使我对袁老师的为人与品格，特别对袁派艺术有了深刻的理解。

袁老师在生前，每当有人提出，袁老师的表演艺术完全可以独立成派，应该正式打出“袁派”的旗号时，袁老师总谦虚地予以否定，始终称自己仅仅是“郝(寿臣)派”。但是我以为，袁世海老师积七十五年艺术实践的成就，在全面继承前辈艺术家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创出了独具特色的京剧架子花脸艺术的新流派——“袁(世海)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已为戏曲界的同仁及广大的戏迷票友所公认。“袁派”艺术不仅大大发展了京剧架子花脸的表演艺术，而且他对整个戏曲表演艺术都产生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今天当我们怀念老师之时，我觉得对老师最好的纪念方法，就是努力去学习“袁派”艺术、研究“袁派”艺术、进而弘扬“袁派”艺术，用行动去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

我们知道，一个能够得到时代承认、得到内外行承认的表演艺术流派的形成，决不是靠几篇吹捧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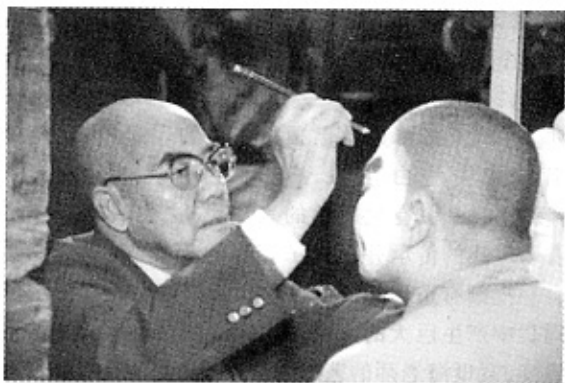
章、靠人为的炒作，更不是靠自我吹嘘可能实现的。每一个表演艺术流派的形成，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首先它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剧目并能形成系列。第二必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包括唱腔、唱法、念白、身段、甚至服装、化妆)。第三你的代表剧目和具有代表性的表演风格、表演技巧必须有了广泛的传承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也就是说要有一批颇有造诣与影响的学生。第四必须在观众与同仁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为广大观众所承认。毋庸置疑，袁世海老师的艺术，完全达到了以上四个方面的要求。且看以下简单的对照。

第一、袁老师一生演过的剧目，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不下二百多个。除了继承了大量的传统花脸剧目，还有许多剧目与艺术形象，是袁先生独创的，或是根据传统剧目重新编写创作的，这些剧目在前辈花脸艺术家乃至他的老师郝寿臣先生的“戏单子”中也是没有的。如：《李逵探母》、《将相和》、《西门豹》、《黑旋风李逵》、《野猪林》、《响马传》、《满江红》、《九江口》、《闯王旗》以及现代京剧《红灯记》、《平原作战》、《白毛女》、《林海雪原》等。这些剧目都已是京剧艺术中的经典之作，也是“袁派”的代表作。除了这些新创重编的剧目外，还有一些剧目虽然前辈艺术家也常演，但经过袁老师的精心加工与独特的艺术处理后，也都打上了“袁派”的烙印，成了“袁派”剧目中的另一部分代表作。如：《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青梅煮酒论英雄》、《长坂坡》等曹操戏、《龙凤呈祥》、《古城会》、《霸王别姬》、《连环套》、《打金砖》、《黄一刀》、《牛皋招亲》等传统剧目。这些剧目经袁老师的精心处理、重新诠释，都形成了“袁派”特有的表演风格与演出版本。

第二、经过七十五年的舞台实践与创造，袁老师



1998年11月初，袁世海先生为弟子杨赤说曹操戏  
李锋摄



1998年11月13日,研究生班在长安大戏院演出《群·借·华》,袁世海先生在后台为学生杨赤化妆 李锋摄

无论在唱、做、念、表诸方面,都已形成了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创造了许多前人没有的唱腔、造型、表演手段。如袁老师在《李逵探母》中独创了传统花脸唱腔中没有的大段“反二黄”,在“行路”一场中又创造了在“西皮流水”中“夹白”的独特演唱、表演方式;在《西门豹》“探潭”一场中,大胆运用了“高拨子”;在《九江口》中,更是成功地创造了“二黄碰板”接“三眼”这种花脸唱腔中没有的唱法,极大地丰富了京剧架子花脸的唱腔艺术,这些著名唱腔已成“袁派”艺术的“招牌”。袁老师在架子花脸最重要的“念白”方面,除了继承花脸前辈郝寿臣、侯喜瑞的念白技巧外,也大胆吸收了“麒(麟童)派”念白的特点,以袁老师特有的具有浓重“堂音”的音色,形成了“袁派”“生活化韵白”的独特风格。袁老师不仅在唱念等表演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脸谱的设计、句法、在服装、盔头的样式乃至一把“船桨”、一根“哭丧棒”等小道具,袁先生无不精心设计,做到构思精妙、与众不同。如《九江口》的张定边、《西门豹》中的西门豹的脸谱、服饰、盔头、道具都体现出“袁派”艺术的特点与独创之处。总之“袁派”艺术是全方位的,“袁派”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从人物出发,就是袁世海老师多次对我说过的:“我是人物派”。所以也可以这样说:“袁派”就是“人物派”。

第三,袁世海老师早已拥有一大批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袁派”传人。他们很好地继承了“袁派”艺术,不断扩大着“袁派”剧目的传播和表演艺术的发扬光大。袁老师的许多弟子,也早就成了驰名菊坛

的艺术家,如:李嘉林、吴玉章、刘永贵、罗长德、陈真治、杨赤等。不仅在专业队伍中有不少“袁派”艺术的传人,袁先生还吸纳了不少票界的“袁派”崇拜者。更有各个剧种的、专业的、业余的,数不清的“袁派”艺术的私淑者及广大的“袁迷”。

第四,“袁派”艺术早已为广大戏迷观众所喜爱、为全国各个戏曲剧种的同行们,包括话剧界、影视界、声乐界、曲艺界同仁们的承认。它有着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它拥有一大批“袁迷”。“袁世海”、“袁派艺术”,早已成了京剧架子花脸的代名词与象征。可以说袁世海与裘盛戎是廿世纪后半叶京剧花脸艺术家中最杰出的代表,“袁派”与“裘派”是新中国成立后京剧花脸行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并驾齐驱的两个最主要的艺术流派。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袁世海老师正是在全面继承乃师郝寿臣先生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把“郝派”艺术“捏碎了”,变成了自己,从而产生了“袁派”。从“袁派”形成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袁派”的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取为我所用。可以说袁世海老师不仅把郝寿臣老师“捏碎了”变成自己,他更是不受流派门户的限制、不受行当剧种的束缚。他还把花脸的“金(少山)派”、“侯(喜瑞)派”、甚至把武生的“杨(小楼)派”、“梅(兰芳)派”、老生的“麒(麟童)派”的艺术,统统“捏碎了”,“消化”了,统统吸收到自己的身上,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宝库”之中,终于形成了比他的师父“郝派”艺术更有影响、更有魅力的“袁派”艺术。

袁世海老师虽然已离我们先去了,但他为我们留下的“袁派”艺术却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今天我们怀念老师,就应以老师对待艺术的态度、精神来对待老师留给我们的“袁派”艺术。对待艺术,袁老师在生前总爱说:我们要“学习它、研究它、理解它、融化它、运用它”。今天我们怀念老师的最好方法就是对“袁派”艺术认真地学习它、研究它、理解它、掌握它、运用它、发扬它、发展它。为京剧艺术的再度辉煌,像袁老师一样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与才智。我衷心地祝愿:“袁派”艺术,青春永在!